

•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 95472

D814.1
3

D684/12

南 亚

区域合作的 现状与未来

王宏伟 主编



200055509

四川 大学 出版 社

1993 年 • 成都

本书主编简介

王宏伟,男,1934年4月9日生于山西省万荣县。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1959—1961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进修。曾长期从事涉外工作和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亚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先后访问过斯里兰卡(1961年)、尼泊尔(1963年,1985年)、缅甸(1963年)、美国(1985—1986年)、印度(1988年,1992年)和英国(1993年)等国。主要著作有:《高山王国尼泊尔》(1980年)、《南亚民族问题论文集》(主编,1984年)、《尼泊尔民族志》(1990年)、《南亚五国经济发展战略》(合著,1990年)、《中印边界秘史》(译著,1991年)、《改造传统农业的国际经验》(合著,1992年)等。另有《南盟与东盟的发展比较》、《中尼古代文化交流的回顾》、《八十年代的中尼关系》、《中印两国的人口问题》、《南亚面临的挑战》和《面向21世纪的中印关系》等论文和评论近百篇。由于对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2年10月1日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前 言

各国关于南亚的概念有所不同。本书中所使用的南亚一词是指亚洲南部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至印度洋之间的地区,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七个国家。

1985年12月,上述七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破天荒地在达卡聚会,一致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庄严宣告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这是南亚各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的人可能会说,在80年代中期,全世界已涌现出100多个规模不一、内容斑驳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南盟在此时成立,丝毫不足为奇。但是,鉴于英国殖民主义对南亚影响的深重程度,考虑到南亚各国间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的尖锐复杂和持久,人们在洞悉这七个国家之间,特别是印度与其诸小邻国之间关系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和演变后,就会感到南盟的成立的确是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事情。

南盟的成立具有非凡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南亚区域合作从此将会突飞猛进。但是毕竟有了一个可以推动区域合作的机制。本课题除论述和分析南盟成立的国际背景和区域内部条件外,力图在尽可能多地掌握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对南盟成立前各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及南盟成立后它们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预测。但是,正如南亚各国间关系的不够协调曾使得南盟的成立姗姗来迟一样,它今天同

样也使南盟成立后的区域合作的进展十分缓慢,有时甚至是停滞不前。要揭示南盟在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的内在原因,势必要对南盟各成员国,特别是印度与其诸小邻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由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和十分敏感,本书论述有关问题时,力求实事求是,有根有据,观点客观。如有不妥之处,也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与其所在单位或任何政府无关。

谈到区域合作,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远在西半球的欧洲共同体要在本世纪末以前实现的一体化计划和北美即将形成的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也会联系到近在咫尺的东盟拟在 15 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合作发展的最高阶段,它牵涉到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对南亚来说,这是个长远目标,目前谈论这一问题尚为时太早。在讨论南亚区域合作时,人们有时也谈到一体化,但这在概念上主要是指在向最终一体化迈进的过程中最低限度的合作。至于建立类似东盟拟议中要建立的那种自由贸易区,对南盟来说虽不像前者那样可望而不可及,但它也许还得走一段稍长的路。

区域经济合作首先表现在贸易领域。而在贸易领域的合作,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一、区域内各国之间普遍实行优惠贸易,或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二、为纠正扩大的区域内贸易所产生的不平衡,采取一些补偿性的措施和政策,如建立区域投资基金和区域发展银行等,以保证进一步扩大区域内贸易;三、比前两者更进一步,采取措施克服本区域在生产结构和贸易体制上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努力实现自力更生。这三种方式常常是互相交叉、互相重叠和交互起作用的,但它们也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南盟由于缺乏资金、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有技术的人力资源,加之科学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以及区域内的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十分尖锐复杂,各成员国之间,特别是在区域内举足轻重的头号大国印度与其四邻各国之间的关系长期紧

张,使它在区域合作方面一时难以登上较高层次。目前,南盟的区域合作尚处于酝酿如何实现普遍优惠贸易的初步阶段。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谈到南亚区域合作时,常在无形之中流露出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但并不完全有理。试想,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合作的典范的东盟,不也曾战后一个很长时期表现动荡不安,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有的国家发生内乱和武装对抗,同时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吗?在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激烈,在东南亚地区达白热化程度——集中表现在印度支那战争上。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和矛盾重重的形势下,许多分析家在六、七十年代不也曾认为东盟这个组织的前景和作用是很可疑的吗?然而,25年后的今天,这种怀疑不早已烟消云散了吗?目前南盟成立不过七年。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南亚激烈争夺和角逐局面的消失,南盟遇到空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内部来说,南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制订者和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考和总结,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新意的设想,推出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措施。南盟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尚未完全消除,但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等等。这些不太明显的量变到一定时候,必然会形成质变。南亚区域合作将会出现飞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南亚 10 亿人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不过,南亚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个量变过程也许会稍长一点。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忽视或放松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工作的理由。

加强南亚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与我国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我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与南亚区域毗邻,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习有许多类似之处,经济技术和资源方面的互补性较强,彼此都有发展经济合作的要求。1992 年 6 月,西南各省曾首次联合在重庆举办过一次经济技术洽谈会,场面热烈;同年 9 月,西北五省联合在乌鲁木齐举办了大型的经济、贸

易洽谈会,有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内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和企业家参加。我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要大发展,就得请进来,走出去。不论是“进”或“出”,都要求对国外,特别是对紧邻的南亚地区有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较广,有一定的难度,而我们的水平却十分有限。我们之所以鼓起勇气承担这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入“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主要是感到我国当前的确需要这方面的研究。万事总有个开头,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开头抛出来的往往是“砖”,这恐怕也是一个规律。但“砖”的价值也许正在于它能引出“玉”来。我们衷心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有关南亚区域合作的作品问世。

本书由我任主编兼主要撰稿人。但是如果没有郑瑞祥、刘创源和于海莲三位同志的支持与合作,我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郑瑞祥同志是我多年的合作者,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尽管工作繁忙,还是慨然应允为本书撰写有关印、孟关系的节章。他是我国南亚学界访问过孟加拉国的少数学者之一,由他撰写这方面内容最为合适。刘创源同志是我在大学的同窗好友,又是多年同事。他长期从事巴基斯坦问题的研究,洞悉该国事务,由他撰写有关印、巴经贸关系的章节自然较为全面和深入。于海莲同志曾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她参加工作不久,但熟悉业务较快,按时较好地完成了分配给她的任务。对上述三位同志的热诚支持,我谨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为铭记他(她)们对本书的贡献,特将他(她)们所承担的具体章节记载如下:

郑瑞祥:孟加拉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第二章第五节)

起伏不定的印孟关系(第五章第三节)

刘创源: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经贸关系(第二章第四节)

于海莲:尼泊尔与印度的经贸关系(第二章第六节)

这些章节的内容基本上均遵照原作者意见,主编只作了少量纠谬补缺和整齐划一的工作。在讨论南盟各国间的关系时,重点主要放在印度与其南亚四邻各国间的关系,至于印度以外的其它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谈及。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由于印度是南亚的头号大国,对南盟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印度以外的其它南亚国家间关系一般均比较融洽,即使存在一些小的分歧,对南盟的发展也不会产生大的负面作用。如果全书有什么不当或原则错误,这当然要由主编负责。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资料方面的缺乏。在这方面,印度尼赫鲁大学的 G. K. 恰达教授和尼赫鲁纪念博物馆高级研究员苏吉特·曼辛格博士给了我们适时的帮助。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高塔姆达萨先生在得知我们需要斯里兰卡的有关统计数字时,慨然将手头唯一的一本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经济概览》赠送给我们。对他们们的热情支持,我要表示深切的谢意;对他们们的真诚友谊,我将永志不忘。

王宏伟

1992年9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南亚区域合作的兴起	(1)
第一节 新的觉醒.....	(1)
第二节 齐亚·拉赫曼的倡议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	(6)
第二章 南亚各国间的经贸关系	(10)
第一节 南亚经贸概论	(10)
第二节 印度与南亚邻国的贸易往来	(24)
第三节 印度在南亚区域的合资企业、技术转让和双边援助	(40)
第四节 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经贸关系	(47)
第五节 孟加拉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	(57)
第六节 尼泊尔与印度的经贸关系	(68)
第七节 斯里兰卡的区域内贸易	(87)
第八节 不丹的区域内经贸关系	(93)
第九节 马尔代夫的区域内经贸关系	(98)
第三章 南亚区域合作的潜力和存在的问题	(101)
第一节 关于基础设施和建设.....	(101)
第二节 关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	(104)
第三节 关于区域内贸易.....	(106)
第四节 关于技术合作及兴办合资企业.....	(112)

第五节	在服务业方面的合作·····	(116)
附件一	印度有向南亚各国出口潜力的主要商品·····	(120)
附件二	南亚各国向印度出口潜力的主要商品·····	(127)
附件三	印度有潜力在南亚其它国家建立合资企业的项目 ·····	(128)
第四章	南盟成立后区域合作的进展·····	(136)
第一节	历次首脑会议的进展·····	(136)
第二节	各国经贸关系的变化·····	(148)
第三节	南盟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进展缓慢的原因·····	(157)
第五章	印度的南亚秩序和印度与邻国的关系·····	(161)
第一节	印度的南亚秩序·····	(161)
第二节	为分治后果长期折磨的印巴关系·····	(167)
第三节	起伏不定的印孟关系·····	(197)
第四节	为种族问题困扰的印斯关系·····	(211)
第五节	荆棘载途的尼印关系·····	(244)
第六节	印度与不丹:平等合作的伙伴? ·····	(267)
第七节	日趋密切的印马关系·····	(276)
第六章	影响南亚区域合作的民族和文化因素·····	(278)
第一节	日益尖锐的国内民族问题·····	(279)
第二节	民族问题对南亚政治的影响·····	(284)
第三节	造成民族冲突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291)
第四节	文化方面的因素·····	(294)
第七章	南亚区域合作的未来·····	(300)
第一节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	(301)
第二节	印度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304)
第三节	充满希望的未来·····	(312)
附录:南亚各国关系文件选译(1949—1990) ·····		(317)
1. 1949年8月8日印度不丹友好条约 ·····		(318)

2. 1950 年 7 月 31 日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	(321)
3. 1950 年 7 月 31 日印度尼泊尔商务贸易条约	(322)
4. 1950 年 12 月 5 日在甘托克签订的印度锡金和平条约...	(324)
5. 1966 年 1 月 10 日印度巴基斯坦塔什干声明	(327)
6. 1971 年 8 月 9 日印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间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	(329)
7. 1972 年 3 月 19 日在达卡签订的印度孟加拉国友好合作 与和平条约.....	(332)
8. 1972 年 7 月 3 日在西姆拉签订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 双边关系协议.....	(335)
9. 1981 年 4 月 21—23 日科伦坡南亚各国第一次外交秘书 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	(337)
10. 1985 年 12 月 8 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国家或政府 首脑的达卡宣言.....	(340)
11. 1985 年 12 月 8 日在达卡通过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宪章	(343)
12. 1987 年 7 月 29 日在科伦坡签订的为在斯里兰卡建立 和平与正常秩序的印度斯里兰卡协议.....	(347)
13. 1990 年 6 月 10 日在新德里签署的尼泊尔印度联合声明	(353)
主要参考书目.....	(357)

第一章

南亚区域合作的兴起

第一节 新的觉醒

南亚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对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经过英国殖民主义 200 余年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这个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在本世纪上半期，整个国民经济几乎是停滞不前，例如国民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农业生产，从 1891 至 1947 年间的增长率年平均仅为 0.37%。^① 南亚次大陆各国在独立前的状况是灾荒频仍，饿殍遍地，广大人民群众陷入赤贫如洗的悲惨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亚各国人民空前觉醒，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在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于 1947 年撤出了南亚。英国人虽然移交了政权，却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南亚次大陆失去了在其统治期间政治、经济和行政上所达到的空前统一的局面。1947 年 8 月 16 日，原来的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接着巴基斯坦又于 1971 年被肢解，东巴宣布成立孟加拉国。南亚次大陆不仅在领土上分裂了，而且各国间常发生冲突和摩擦，甚至由于军事对峙，多次演变为局部战争。所有这些，严重影响了南亚

^① G. S 巴拉, D. S. 特亚吉:《印度农业发展》(新德里, 1989), 第 9 页。

局势的稳定和各国关系的和谐发展,也妨碍了各国之间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合作。

独立后,南亚各国均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生产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一)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增长。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从1965年至1988年,孟加拉国的生产总值从43.8亿美元增至193.2亿美元,尼泊尔从7.3亿美元增至28.6亿美元,印度从505.3亿美元增至2379.3亿美元,巴基斯坦从54.5亿美元增至340.5亿美元,斯里兰卡从17.7亿美元增至64亿美元。(二)发展速度得到一定提高,以1965至1980年与1980至1988年相比,各国的GDP增长率变化是:孟加拉国从2.4%升至3.7%,尼泊尔从1.9%升至4.7%,印度从3.6%升至5.2%,巴基斯坦从5.1%升至6.5%,斯里兰卡从4.0%升至4.3%。(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从1978年至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孟加拉国从90美元增至170美元,尼泊尔从120美元增至180美元,印度从180美元增至340美元,巴基斯坦从230美元增至350美元,斯里兰卡从190美元增至420美元。(四)生产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南亚七国中印度的变化较为明显,其中工业生产值在GDP中所占比率从1965年的22%上升至1988年的30%,其中制造业从16%上升至19%,接近半工业化的国家行列。同期,其它南亚国家的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率的变化是:巴基斯坦从20%上升至24%,其中制造业从14%上升至17%;斯里兰卡从21%上升至27%,其中制造业从17%降至15%;^①尼泊尔从11%上升至17%,其中制造业从3%上升至6%;孟加拉国从11%上升至14%,其中制造业从5%上升至7%。(五)粮食生产已基本实现自给,人均寿

① 斯里兰卡由于着重发展供出口的种植业,制造业有所下降。

命有明显提高。^①

尽管取得上述成绩,南亚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它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以南亚的印、巴、孟、尼、斯等五国的 GDP 总值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美、日、瑞典、挪威和瑞士等五国的 GDP 总值相比,1965 年为 1:13,到 1988 年则变为 1:27。南亚七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20%,而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足世界生产总值的 2%,其总出口更不足世界出口总值的 1%。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有南亚本身存在的原因,如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低下,缺乏资金和技术,和各国间的关系不够协调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发现,如果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妨碍了南亚各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后者则使它们从根本上丧失了一个光明的前景。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南亚各国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不得不认真考虑今后何去何从:是捐弃前嫌、逐步排除不必要的内部干扰而进行区域合作,以求得共同发展?抑或依然故我,面对不利潮流的冲击,任其漂流和沉沦?在新形势下重新觉醒的南亚,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下述几点近期和直接的原因推动和加速了这种抉择:

首先,70 年代特别是能源危机以来国际环境的明显恶化,迫使南亚各国不得不重新认真考虑面临的问题。

1973—1974 年和 1977—1978 年的能源危机降低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结果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人数激增,迫使这些国家趋于内向,着重进行改革以缓和内部矛盾。由此产生的种种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歧视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据统计,南亚的传统出口产品如棉花(巴基斯坦和印度),茶叶

^① 例如印度的人均寿命在独立时仅 33 岁,1990 年提高到 52 岁。其它南亚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印度和斯里兰卡),黄麻和黄麻制品(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及水稻的价格,1988年比1981年下降33—55%;印、巴、孟、尼、斯等五国的国际收支经常帐户差额在1970年为12.34亿美元,1988年增至89.65美元^①,增长7.26倍。除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贸易条件恶化外,发展援助趋于减少^②,资源向发达国家倒流,^③又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处境;西方的高额利息使南亚各国也无例外地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泥淖之中。^④1981年10月在坎昆召开的南北首脑会议在推动全球谈判方面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77国集团的倡议下,1983年召开的特别联大也未能说服北方国家同意开展全球谈判以执行第六届特别职大1974年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⑤北方国家的这种僵硬态度使南方国家大失所望,它们感到必须加强南南合作,特别是区域性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来克服面临的困难。成立区域合作组织可以说是进行此种合作的最好方式:它有助于集体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减少对北方发达国家的依赖和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东南亚国家联盟示范性作用的激励。

① 《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12页。

② 据《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从1965至1988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各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从占其GNP的0.48%降为0.36%。

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10月透露,最近20年,第三世界的13个国家的资本大量外流,到1989年底,已超过2000亿美元(委内瑞拉《宇宙报》,1990年11月16日)

④ 印、巴、孟、尼、斯五国的长期外债从1970年的113.27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98.66亿美元(不包括短期债务68.47亿美元),每年支付利息,从1970年的2.8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32.37亿美元。长期债务偿还总额占贷款和劳务出口的比率,在1988年印度为24.9%,巴基斯坦为24.1%,孟加拉国为20.5%,尼泊尔为8.5%,斯里兰卡为17.6%。

⑤ 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a、北方发达国家应当至少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增加一倍;b、所有工业化国家应当减少关税,并增加第三世界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限额;c、工业化国家应允许77国集团的成员国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d、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决定给予贷款和援助时,对财政情报方面的要求不要过于苛刻,等等。

南亚各国自古以来便与东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 60 年代,正当东盟酝酿成立时,印度曾表示希望参加讨论和愿意加入;后来在 80 年代初期,斯里兰卡也曾多次申请加入东盟。尽管这些要求均遭拒绝,但却反映出南亚国家对东盟怀有的兴趣。东盟近在咫尺,自 1967 年正式成立,近 20 年来,它的每一项成就和每一步进展,都在有形或无形之中给南亚各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以有力鼓舞和启示。到 70 年代后半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东盟由于其在区域合作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已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合作的样板。面对这一现实,南亚各国的领导人和广大有识之士自然会千百次地自问:东盟能做到的事,难道南亚各国就注定不能吗?于是人们渐渐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

第三,在 80 年代初,南亚次大陆出现了进行区域合作的较为有利的条件。有利条件一方面是指在进入 80 年代后,各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另一方面是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些南亚国家,主要是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巴基斯坦),由于经济得到多样化的发展,使得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互补性大为增强。同时,南亚各国普遍感到,各国经济要取得较快发展,就得加强合作,特别是在一些由个别国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更是如此。例如开发利用丰富的水电资源,共同处理环境问题和发展科技,等等。

第四,在南北关系对南方极为不利的前景下,北方国家反而更趋集团化。这也促使南亚各国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区域合作。

正是这种背景下,1978 年 9 月在斯里兰卡马尔佳研究所(道路社)的倡议下,孟加拉国、印度、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著名学者在科伦坡举行了一次有关南亚区域合作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成立了南亚发展合作研究委员会,决定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和前景进行探索。参加这项研究计划的有孟加

拉国发展研究所,德黑兰大学^①,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大学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巴基斯坦经济学研究所和斯里兰卡马尔佳研究所(道路社)。后来马尔代夫政府的计划和发展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各国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和活动,不仅为此后各国政府在这一领域正式开展工作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推动了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为南盟成立后拟订行动纲领和制订有关计划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

第二节 齐亚·拉赫曼的倡议与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南亚已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区域合作组织的南方区域。此时,环顾全球的南部世界,早已有各式各样的区域合作组织林立,呈现出一片百花争艳的局面。在拉丁美洲,有拉美一体化协会,拉美经济体系,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拉美自由贸易区和安迪斯条约组织,等等;在非洲,有非洲统一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和东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等等;在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有阿拉伯联盟及其派生组织阿拉伯经济统一理事会,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等。据说,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区域合作组织计有100多个。但在亚洲,此类组织却不多,除东南亚国家联盟外,恐怕只有一个接近区域组织的亚洲结算同盟。后者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

^① 由于国内局势恶化,伊朗大学经济系后来未继续参加此项研究工作。

亚国家,但也包括伊朗和缅甸;实际上所有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国均可参加,所以不能说它是个南亚区域组织。

南亚各国迫切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区域组织,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南亚各国没有一个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论坛,难以形成自己的区域意识,各国关系难以改善,因而也无从进行有效的经济合作,并在全球谈判中逐渐形成一个共同立场。

有鉴于此,已故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于1980年5月致函南亚各国首脑,首先倡议召开南亚最高级会议,讨论开展南亚区域合作事宜。这个倡议得到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和马尔代夫的热烈响应,但是南亚的两个最大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却表现犹豫。印度之所以犹豫,是担心南亚其它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①,巴基斯坦之所以犹豫,是怕在将来的区域合作组织中印度处于主宰和统治的地位。但是不久,它们就表示同意这个倡议,并且希望七国首先就开展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协议。根据各国的建议,孟加拉国于1980年11月5日草拟了一项《孟加拉国关于区域合作的倡议书》,将它作为工作文件分发给其它六国。这个文件雄辩地证明了区域合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烈要求各国共同创造一种互相信赖的气氛,消除歧见,求得政治上更大的谅解,以对种种国际发展问题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意见。文件还提出一些具体设想,认为可以首先在以下领域进行区域合作:(一)电讯,(二)气象,(三)运输,(四)航运,(五)旅游,(六)农业科研,(七)合营企业,(八)市场开拓,(九)科学技术,(十)教育,(十一)文化交流。文件还建议成立由各国首脑组成的最高领导机构,并设置一个常设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

1981年4月21日至23日,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七国的外交秘书在科伦坡举行了首

^① 见1985年12月19日《印度时报》社论:《关于齐亚的一方》